

## 西湖三墓

杭州六朝古都、西湖风景如画。古往今来很多王侯将相、文人墨客、商贾僧侣长眠于此。因而西湖之畔有很多坟墓。这些坟墓并没有让西湖觉得阴森，反而使西湖有了更多故事，变得更加钟灵毓秀。

### 一

如果一定要我在西湖众多坟墓中挑出三个，我会选择孤山上的林逋墓，西泠桥头的苏小小墓，和栖霞山麓的岳飞墓。

林逋字君复，钱塘（今杭州）人。主要生活在北宋初年。当林逋出生时，钱塘尚属吴越国。宋太宗时，吴越国王钱俶被迫自献封疆于宋，从此杭州并入宋的版图。可林逋有着吴越人的傲骨，终生不仕于宋，隐居与西湖之畔的孤山，以梅为妻、以鹤为子。宋仁宗天圣六年去世，享年六十二岁，仁宗赐谥“和靖先生”。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林逋的生平，可对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诗句却是耳熟能详。我之所以会选择林逋墓作为西湖三墓之首，因为我觉得他代表着“淡泊宁静”的西湖人文。

苏小小是南朝名妓，生活在西湖边，曾经写下过“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人风流而不矫情，生活得自然、生活得美丽。因而这个时代最为后世文人所向往。我总是喜欢把小小和三百年前的嵇康相提并论。他们一样的洒脱、一样的率性，又一样的在生命乐章最华美的时刻嘎然而止。尽管小小只活了二十一岁，她却成为西湖对那个时代的见证，一千五百年来为无数人所歌颂。所以我是一定要选苏小小墓的，因为她的墓让西湖多了一份柔美、多了一份遐想。

岳飞，字鹏举，是南宋最著名的将领。一生尽忠报国，致力于抗击金朝、收复故土。却被秦桧之流以“莫须有”的罪名，于绍兴十一年除夕之夜赐死于杭州风波亭。绍兴三十二年，孝宗继位，为岳飞平反，追封鄂王，谥武穆，改葬于西湖栖霞岭。岳飞墓一定是杭州最繁华的墓了，门外车水马龙，门内熙熙攘攘。可我总觉得岳坟与西湖难以融洽。以“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为志的岳飞却葬于“暖风熏得游人醉”的西湖边，实在是一种悲哀。可是岳庙实在是太有名了，所以我无法不选择它。只好把它列在西湖三墓之末。

### 二

可是真正被称为“西湖三墓”的又是哪三座墓呢？真是让我大跌眼界，它们是岳飞墓、于谦墓、和张苍水墓，而他们三人又被后人称为“西湖三杰”。岳飞当然是我们所熟悉的。可对于谦，我们的印象就很模糊了。要不是最近正在读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可能就只记得他的《石灰吟》了。而张苍水又是谁呢？不仅我不知道，很多住在西湖边的人也不知道。

与岳坟的人头涌动相比，坐落在西湖三台山边的于谦祠就显得清静了很多。

于谦祠的山门就在杨公堤外的新西湖边。白色的牌坊倒映在一湾春水之中，牌坊后是郁郁葱葱的松柏和迎风怒放的桃花。牌坊上刻着“丹心托月”四个大字。穿过山门，便来到了于谦祠的门口。于谦祠白墙灰瓦、朱漆大门，横匾上写着篆体的“于忠肃公祠”几个大字，显得庄严肃穆。祠堂内，有一座铜制的于谦雕像，背后刻有他的广为人知的《石灰吟》：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分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也是钱塘（今杭州）人。少年时代，就十分景仰文天祥。曾在书房中悬挂文天祥画像，并题词：“殉国忘身，舍身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于谦天资聪颖，且发奋苦读，所以成名很早。他十五岁考取秀才，十六岁作《石灰吟》，二十三岁中举，二十四岁考中进士。宣宗初年，于谦以御史的身份曾经“正词崭崭，声色震厉”（明史）替皇帝教训谋反的汉王朱高煦。英宗年少，宦官王振把持朝政，许多地方官吏进京上朝时都带上礼物孝敬王振。而于谦则不理这一套，只带着“两袖清风”去上朝。

英宗十四年，二十出头的英宗在王振的教唆下，率五十万大军御驾亲征。结果完败于瓦剌，在土木堡被俘。“土木堡之变”之后，瓦剌酋长也先挟英宗而攻北京，明朝危在旦夕。此时于谦力挽狂澜，反对南迁，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坚守北京。而后又拥立景帝，击败也先，保住大明社稷，使百姓免受战乱之苦。

景帝八年，被遣送回国的英宗在在曹吉祥、石亨和徐有贞的支持下夺门成功。英宗在复辟之后，以谋反罪把于谦在闹市处死并弃尸街头，抄了他的家，家人都被充军边疆。于谦死的时候，“阴霾四合，天下冤之”（明史）。抄家之时，人们发现贵为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的于谦，家中尽无积蓄，连抄家的锦衣卫也不忍落泪。

英宗去世后，宪宗即位，旋即为于谦平反，其遗体由其女婿归葬与杭州西湖三台山麓，并建旌功祠。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于谦墓和于谦祠。于谦墓和岳飞坟一起为婀娜的西湖增添了一份精忠报国的阳刚之气，也让西湖更加名垂青史。清代诗人袁枚有诗曰：“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 三

苏堤南起南屏山下花港观鱼，北抵栖霞岭下曲院风荷，全长约 2.8 公里，将西里湖同外西湖分割开来。它是苏东坡做杭州太守时，用疏浚西湖时的淤泥所建。苏堤是西湖上最出名的景观了，苏堤春晓被列为西湖十景之首。古诗中“十里长堤跨六桥，一株杨柳一株桃”指的就是苏堤。四月的苏堤桃红柳绿，在和风旭日之中显得格外动人。十里长堤到处人头攒动、欢声笑语。

张苍水的墓正对着苏堤南面的入口，中间隔着一条马路。与喧闹的苏堤相比，

这里真的是门庭冷落，宾客稀少。我在此参观了将近一个小时，竟没有遇到其他游人。真是西湖边的一片净土。穿过刻有“张公苍水墓道”的青石牌坊，走过松柏掩映的墓道，便来到了张苍水的墓前。墓有三座，中间一座大的是张苍水墓，两侧陪同张公一同长眠的是参将罗子木和侍者杨冠玉。

张煌言，号苍水，浙江宁波人。崇祯十五年考中举人，其时刚刚二十二岁。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与煤山，明亡。两年之后，清兵攻陷南京。张苍水变卖家产，投笔从戎，参加了反清复明的斗争。多次率部从浙东海岛进军内陆，曾深入到安徽南部。在当时与郑成功齐名，被南明流亡政权封为兵部尚书。清康熙三年，因叛徒出卖，张苍水被捕。

被捕的张苍水被押回到故乡宁波。清浙江提督张杰设宴招待，并以高官厚禄再三诱降。张煌言答道：“张某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辜。今日之事，速死而已”。其后张苍水又被押送到杭州。清浙江总督赵廷臣奉朝廷之命，许以兵部尚书之职，劝张煌言归降。张煌言作诗以明志：

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康熙三年九月初七，张苍水被杀。同赴刑场的还有他的幕僚罗子木和年仅十五岁的书童杨冠玉。张苍水被杀后，尸抛荒野。他的好友黄宗羲收其弃骨，将其葬于西湖边南屏山北麓荔枝峰下。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张苍水墓是按照清朝时的墓重建的。墓碑上写着：“皇清赐谥忠烈明兵部尚书苍水张公之墓”。这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一生反清复明的张苍水被清朝皇帝所称道，而且谥号“忠烈”。不知苍水先生泉下有知，又有何感慨。

张苍水墓旁还建有张苍水祠。我去的时候正在修葺，没有能够瞻仰，乃此行一大遗憾。张苍水墓边还埋葬着辛亥革命元老、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章太炎一生仰慕张苍水，其一遗嘱便是希望与张公“生不同辰，死当邻穴”。

## 四

后人将岳飞、于谦和张苍水的墓并列起来称为“西湖三墓”是有原因的。他们三人同样一生精忠报国，却都死于非命。令人敬仰，也令人同情。老百姓记着他们是因为他们为国为民，而统治者歌颂他们是为了收买人心。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西湖三墓历经风风雨雨而不倒，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清朝的皇帝会为反清复明的张苍水修坟建祠。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分析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西湖三杰还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都是抗击北方民族侵略的中坚力量。因为中原的汉民族一直受到北方民族的侵扰，所以“三墓”所代表的民族精神才一直具有时代意义，他们才为各个时代所铭记。

古代汉民族生活在黄河长江流域，东边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西边是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南边是蛮烟瘴雨的云贵高原，因而中原国度很少受到来自这三个方向的威胁。可是他们的北边却是一望无际的蒙古草原，无数游牧民族在这里世代繁衍。这些民族因为放牧的需要，生活在马背之上，逐水草而生。恶劣的自然环境将他们变得彪悍凶猛而且组织性强。当大范围的自然灾害来临时，又或者当某个民族首领雄心勃勃时，他们都会把眼睛盯着富饶且文弱的南方邻居。因而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中，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斗争一直贯穿始终，造就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和人物。

说到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第一个要说的就是匈奴。翻开《资治通鉴》，从战国开始到东汉结束的六百年间，“匈奴”这个名字一直不停的出现。他们在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绵延数千公里的边界线上神出鬼没，来得快也去得快。而中原民族基本上只能采取守势，以修筑长城，和亲以及通商来换得和平。在漫长的六百年间，只有“封狼居胥”的霍去病和“燕然勒石”的窦宪对匈奴有着酣畅淋漓的胜利。

汉亡之后，中国经历了魏晋南北朝。这是一个从秦汉帝国走向隋唐宋帝国的大分裂时代。其中只有西晋曾短期统一中国，可以把它当作是秦汉帝国的回光返照。在这个时期中，北方的其他少数民族取代匈奴，纷纷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上演五胡十六国的闹剧。最终鲜卑拓跋氏统一中国北方，建立北魏。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决意汉化，采取了一系列的强硬手段，包括迁都洛阳、禁胡服、断鲜卑语和改汉姓（譬如改拓跋为元）。尽管汉化革命没能阻挡北魏的灭亡，但拓跋氏为中国的再度统一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后，带有少数民族血统的隋唐完成了统一大业，中国从此迈入了强盛的隋唐宋帝国。

唐朝的强盛来源于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合作。唐太宗李世民曾大量使用藩将镇守北疆，他曾自豪地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原，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则过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可唐朝的衰败却同样来源于这些镇守北疆的藩将。安史之乱中的两大主角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突厥人。因为中央政府过度依赖他们，不得不赋予他们越来越多的权力，最终导致失控。

唐灭亡之后，时局十分混乱。在北方，先后建立了五个短命的朝代（梁唐晋汉周）。在南方，则有前后重叠的十个国家。这就是历史上的五代十国。五代的首领来自不同的民族，他们都定都在开封。五代十国时期，对中国历史产生最深远影响的一件事就是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燕云十六州包括从北京到大同一线、东西长约六百公里的土地。这十六州包括了中原东北边的整个防线，甚至包括长城在内。丢失了燕云十六州后，北方再也无险可守。北方民族的铁骑可以驰骋过整个华北平原直达黄河北岸。在此之后的四百年间，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都沿着这条线路侵入中原。一直到明朝初期，徐达北伐，这十六州才重归中原。

## 五

在简单的介绍了历史背景后，我们终于可以回来讨论一下西湖三墓的主人了。首先我们来看看岳飞所生活的宋代。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特殊的朝代。这个朝代，中国的经济和人文都有巨大进步。可是这个朝代却又是中国历史上最孱弱的朝代，屡屡受到北方民族的侵扰。

宋太祖赵匡胤是五代中最后一个帝国后周的将军，他在陈桥被士兵拥立为皇帝。这就是历史上“陈桥兵变”和“黄袍加身”的出处。其实这在五代是非常平常的事情，这已经是五代士兵拥立的第四个皇帝了。可赵匡胤终于没有让宋成为另一个短命的朝代，相反北宋和南宋一共绵延了三百二十年，比唐还多了三十年。赵匡胤执政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在经历了五代的长期的军人政府之后，赵匡胤终于认识到中央集权的重要，从此节度使把持地方政权的情况被彻底的解决了。赵匡胤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显示出了很强的政治手腕，在开怀畅饮中将难题化为无形。而三百多年后朱元璋为解决这个问题，则制造出胡蓝两案，几乎杀光了所有的开国功臣。

在杯酒释兵权后，赵匡胤为了确保军政府不再出现，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第一条便是重用文臣、坚决不让军人操纵政权，第二条是集军权于中央、防止出现地方势力。第一条的结果便是使整个社会重文轻武。当时曾有人说，考上状元的荣耀是收复燕云十六州也无法比拟的。它的另一个结果便是武将无法得到重用，重要的军事决策往往都是由文官来决定。比如说，当西夏犯边时，宋朝政府则重用韩琦和范仲淹。而文官普遍比较保守，以防御为主。为了达到第二条，宋朝政府将精兵都集中在中央政府管辖之内，而地方武装就只生息老弱病残了。为了进一步防止地方势力，宋朝军队采取三年轮换。其结果是劳命伤财，而军队的战斗力却很差。

宋朝初年，政府是有抗击契丹和收复燕云十六州的雄心壮志的。可经历了两次北伐失利之后，政府逐渐转向守势。更为致命的是宋定都在黄河南岸的开封，除了黄河之外，再无险可守。北方民族的骑兵出燕云十六州后，可以在三天之内抵达黄河以北。因此每次爆发战争，政府都人心惶惶。其实宋朝不是不知道这个问题，赵匡胤就曾经希望能够定都西安。可惜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未能迁都（见钱穆《国史大纲》）。

因为军事上的孱弱，加上地理位置上的劣势，宋朝对北方民族一向采取“以金钱换和平”的议和策略。即便有战争，其宗旨也是以战养和。比如宋朝初期，契丹入侵，转眼间就到了黄河北岸。寇准亲征，才与辽国签订了著名的檀渊之盟。此后宋辽成为兄弟国，而宋每年向辽纳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从此边境和平了一百二十年。而后西夏崛起，韩琦和范仲淹主持西北军事。尽管民间有“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歌颂，可宋同样议和了事，每年赐给西夏白银、绢等物品二十五万五千。

后来辽国被灭于女真人所建立的金国。而金南下直达开封，俘虏了徽钦二宗，这就是“靖康之耻”，也是《射雕英雄传》中郭靖和杨康姓名的来源。其后南宋

虽然建都于杭州，但遏制军人、以战养和的祖宗之法没有变。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理解岳飞的处境了。岳飞的军队被称为“岳家军”，而且他有一批只忠于他的将领，这在宋朝就是拥兵自重。而岳飞又执意要踏破楼兰山缺、直捣黄龙府，这也让议和搁浅。其后岳飞竟然要皇帝下十二道金牌，才肯返回杭州。而且获得了朝野的一片支持。这一切都犯了宋朝皇帝的讳。因此岳飞是不得不死的。

从这个角度我们也无法说秦桧就一定是奸臣，相反他对宋高宗是很忠诚的。首先，岳飞确实有黄袍加身的可能性。因此扼杀其于摇篮对宋高宗来说就是最好的策略。其次，寇准、韩琦和范仲淹这些宋朝名臣制定了以战养和的策略，秦桧只是这个策略的执行者。因此如果秦桧泉下有知，一定愤愤不平。

其实秦桧的悲剧在于他只知道忠君，而不知道爱国，更不知道爱国比忠君更为重要。因为爱国太过模糊，而忠君则来的很直接。当忠君和爱国发生冲突时，中国古代的士人更容易选择忠君。从这个角度来说，于谦，我们的第二位主人公，则显得非比寻常。当皇帝被俘，国家处在风雨飘摇之际，他说出了“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豪言壮语，并以实际行动保住了江山社稷。可当这个皇帝（英宗）重新掌握政权后，任何“轻”他的人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于谦的命运则在英宗夺门的瞬间就已经被决定了。

当明朝的大幕缓缓落下时，中国已经是千疮百孔了。在朝廷中，皇帝深居简出，群龙无首。阉人与文臣对立，朋党林立，政令不通于下。作为国家栋梁的知识分子，则完全失去了方向。成日对政府品头论足，将自己的才智埋葬在谩骂之中。（明朝末期的言官以骂人为荣，以骂人而出名，文辞极尽优雅，可手法则极其拙劣。）而在地方，法令存而教化亡（顾亭林语），土豪劣绅横行于乡里，百姓则生活在水火之中。当李闯揭竿而起、清兵大军压境时，崇祯皇帝也只有吊死在煤山了（尽管我认为他是明末少有的好皇帝）。

其实清兵可以打过长江，统一中国，完全是因为明朝政府缺乏凝聚力。崇祯皇帝死后，南方迅速建立了若干流亡政府，有福王、唐王、鲁王、桂王，而且这些政府纷纷以自己为正统，打击对手。在反清复明上，采取观望态度，以保存实力。结果被清兵各个击破。其次，明朝旧臣纷纷倒戈，帮助清军。其中以吴三桂和洪承畴最为出名。因此钱穆说：“明清之际的转变，大部分是明代内部自身的政治问题，说不上民族的衰老。”

而我们的第三位主人公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登场了。作为一个普通的文人，带着民族的节气，张苍水走上了反清复明的道路。只可惜，这是一条死路。清可以反，可明已不能复。反清最终是成功的，清朝彻底被汉化。康熙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而其他像张苍水一样的有民族节气的南方知识分子也最终投靠清政府，为百姓谋福。可张苍水却在复明的道路上越走越窄，越走越孤独，最后终于心灰意冷，隐居于海岛。可选择了错误道路是有代价的，作为这一批人的象征，他只能选择以死明志。可在那时，他的志又是什么呢？可能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只能敷衍着说自己“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辜”了。

历史的巨轮终于到了今天，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已经基本不再。西湖三墓也少了它们应有的悲愤之情。于谦和张苍水已为大多数人所忘记。走在暖风习习的西湖边，三墓的故事过于阴沉。不如梅妻鹤子的林逋来的雅致，不如乘着油壁车的苏小小来的美丽。

2007 年 5 月，记于香港